易守

下經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蔽塞也坎兌因重撰本內坤外乾而坤之中柔往于上乾之上剛來于二則坎剛在兌柔之下四五兩剛在上柔之下二剛在三柔之下坎幽兌晦剛皆蔽而不明塞而不行故名困傳謂之相遇者爻以進值前位爲遇言剛之動皆遇柔而不能出也困本不亨而窮則必通故能守道自立則終于亨五剛得位爲

貞五爲乾德稱大人離火有聲二三四成離兌口上出象有言剛實爲信柔掩其剛卽如言過其實象不信困之時惟居五得貞之大人能去陰伸陽以濟其困乃吉而無咎之各若肆用輕躁之柔則爲有言而無實失其忠信之主必困頓而無所之人之所以致困者雖非一端然至于倚虛辭而鮮實意已旣不信人誰信之以致動成疑阻困莫有甚于是者故又因卦象而舉其至切者以示戒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爲內卦股位象臀人身足利前行而臀惟背坐初

桑處下故不能爲震足而茀取巽股也株木身也坎木爲堅多心象株木之心卽身也巽爲入初爲坎窞象幽巽陰虛下象谷初至四歷三位象三歲離目上隔象不覿初六有應于四而睽隔未通但陷于二剛之下如臀之坐困于株木愈入于幽暗之谷至于三歲而不相覿遇困之至也爻義不言凶者以順下尙無掩剛之咎應四不失從陽之義惟能徐以俟之則有終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亨同享

陽和陰中象酒食義詳需九五爻朱赤皆陽明離火之色朱

之陽舍于內其色赤而兼黃赤之明赫于外其色純而不雜九二坎剛爲赤坤中爲黃（坎本坤體離體下照明在內卦而猶藏象朱九五離南正位乾爲大赤離體上炳明在外卦而最顯象赤紱韍也蔽膝之服巽爲股三四五成巽）象紱取能行之義詩云赤芾在股是也巽股在前二猶未行象方來坎爲通幽離爲宗巽爲假廟兌巫爲享故二五皆取享祭之象剛從柔行爲征无咎猶云不可咎也九二困于酒食之以實孚虛而不失其剛德則相濟有成將必裕其進往之用如朱紱章服之盛方來以利其行惟是險塞

宮下志難驟達故必利于用享祀之道蓋至幽而不可接者莫如鬼神人之困于陰而不伸亦若冥漠之無由默感惟殫其精誠以自達如享祀之交于神明而後困無不通若自失其剛德反偎柔以共征則既爲所掩復與之溺必至困且益深其凶莫拯而无可復咎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爲內艮剛位象石自上乘二象據坎爲叢棘象蒺藜刺草也巽爲入離陽包陰圍外虛中象宮離陰麗陽婦道順承象妻離目爲坎幽兌晦所蔽象不見六

三失中不正以柔遇剛而失其位是爲困于石堅重而難出也又陵二剛而逆其行是爲據于蒺藜傷害而不寧也處困如此或能稍進于明猶可漸冀其通六三以坎成離似爲由暗得明之時然離之所以能明者全以陰中有順之德合乎坤之妻道今三雖入于離中之宮而以坎柔處剛位不見其中順之妻則仍爲坎之暗晦而未睹離之文明宜其終困而凶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下應初也兌說裕緩巽行不果象徐徐坎中行地爲車二剛本乾爲金象金車有終遇初也四下應初

欲來而徐徐不速其乘二剛以行若困于金車之上處失中正而動多疑阻其道可吝然困之時初柔不揜其上而能應于下則久而志合故雖困而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截鼻也刖斷足也兌爲面上偶虛孔爲鼻四值外震足位三陰附足爲拇兌爲毀折坎爲刑法故五去上陰象劓去三陰象刖五正乾位而在巽股之上象赤紱兌爲裕爲說象徐說九五剛健中正爲能濟困之大人當柔之揜剛而劓上刖三塞極始通如困于

能行之赤紱乃徐得伸其志而有說亦惟利致其精誠若用祭祀以通幽隱則上去而五不困三去而二亦不困所謂貞大人吉者此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臲卼五結反卼五忽反

上以柔枝纏巽木之顛象葛藟陰高而危象臲卼兌口有言象曰兌說委靡故以動爲悔卽述其所言之意也柔從剛行爲征柔極于上弱不能支復糾纏而不去如困于葛藟之上搖兀不定于臲卼難安之際而悚息自計曰我若輕動則恐致悔而不知上位非柔所宜居愈長縮則愈逡巡久延不去終必至于有

悔惟斯時剛中之德正欲動出于上柔能順從以征去上位而不敢揜剛則反下得安而吉矣蓋陽不可從陰故二以征爲凶陰則必當從陽故上又以征爲吉也

困剛揜也

揜蒙于外也坎剛爲兌柔所揜三剛爲諸柔所揜剛德揜抑故困也以卦體釋卦名義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困而謂之亨者非遽能得亨也以其處險難以安悅中有定守而怨尤胥泯不以窮厄而喪其節困而不

失其所亨之道則我之所亨者常存而時之能亨者自至惟君子爲能之也二四五皆剛德象君子卦之亨固在九五而彖辭亨字則兼全卦而言故特別于大人而稱君子以見剛之皆可亨而亦惟君子爲不失則又以明柔之不能自亨也大抵人之德器處順易處逆難值困之時在小人則濫在衆人則憂在君子則守道而說在大人則并能濟困而吉其履境之不同一視其品詣之所就故曰困德之辨也以卦德

釋亨義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事指九五言其以貞居中非第不失所亨且能行得其志故惟處貞之大人爲吉也

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內卦離陰在上外卦兌陰在上象尙口內掩剛誠而外尙口飾華而不實乃其所以困窮也此二節以五爻卦象釋卦辭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不行于地上而潛于澤下則澤中無水而枯爲困之象致委也坎下陷象致兌上說象遂巽陰爲命剛中爲志人苟識力未定欲守已則惟恐及于難欲侍

免則必至喪其志皆由不知命之有定故也惟君子以死生窮達一切委付之于天命而後立身行義能坦然遂其志之所安雖遭險厄而無所枉由能達天故不徇人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四在離上初能交四則明今惟入于幽谷則處于坎幽而不能即乎離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陽合陽而有成爲慶困于酒食者二能以中實乎柔故柔不能陷而相濟以有慶若征則全失其剛能無

凶乎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謂據二而凌其上也祥離日氣也義詳履上九陰侵陽違順兆災象不祥三以不正之陰而蒙離之至剛則必爲陽所消滅所謂死期將至故凶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下謂初也與應也困之剛爻皆爲柔揜而不相應四獨得應于初故志在下而欲來雖居柔不當剛行之位而有與則不久困故有終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剛爲柔困志未得行故必劓刖以去之也五本乾動之德能以中直奮出于艱塞之中故柔不能揜而徐有說也陽爲富實象福五雖以剛健去柔究之柔必依剛以行剛窮則柔失所主剛通則柔得所孚故五能利用祭祀則不但剛得其志而柔亦受其福也二五同爲亨之爻故二言有慶五言受福俱兼及柔之不困愈以見其不可揜剛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揜尊位之上所處未當故危困之至也上窮反下象行上六以動爲悔而卒有悔本无吉之可言而向

能吉者其位將行以反下則柔能卑順而安毋久困于高危之地也

證木不得伸曰困古文困爲止木故爻辭如株木蒺藜葛藟皆以木取象傳言澤无水蓋是另取二體之象其名卦不專以此也

困與否蹇卦名皆極艱阻之義故九五稱大人以非乾德不能濟也

困由于揜揜則不明不明則不行故初陰最下專言入幽不覿之象一物無所見自一步不可行也大凡人之處境所見苟明則胸中有主而不惑于迷途必

無有久困者故致知窮理爲先也

朱赤皆陽色卽能明之象也紱所以飾股卽能行之象也象似隱曲而義實切近

朱紱赤紱程傳朱紱王者之服赤紱臣下之服人君之困以臣下不來也朱子語類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于理又似不甚通攷玉藻一命縪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葱衡大夫以上赤紱乘軒白虎通及說文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註疏因之然其說于經皆未有明徵惟詩采芑斯干註朱芾爲黃

諸陳氏捷解引天子純赤諸侯黃朱士赤朱則赤色純而朱色兼黃乃其色之可辨者易之言朱赤蓋祇就爻位內外分別初不指朱赤之就爲天子諸侯以困之卦義本係盡人可用二五特因剛德之上下以明由困而通之異不可泥于爵之尊卑若專就君臣之位以釋象則易理既滯而禮制亦究多未合矣

乾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困于酒食困于祿也朱芾者天子錫大夫之服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

二故以大夫言之至于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紱也故曰困于赤紱按以爻義附會文王時事最爲緯書之不可信者第其言天子公卿皆服朱外諸侯服赤又與班許互異則以朱赤分王者臣下之服在漢時已不可得其定制今更難以臆斷也

釀酒餱食皆是陽實爲主而陰水和之以成用九二陽在陰中而有酒食之象雖以未出險爲困而愈見陽德之能孚所以方來有慶即由于是若征則陽反隨陰而失其所亨故凶也

二五言享祀祭祀猶之蒙比取初筮原筮之意皆言陽德感通幽陰之象非實事也

程傳二云享祀五云祭祀祭與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各以其所當用也按享爲上獻之義故于二之下位言之祭則統及之辭故于五之上位言之而其爲祀事則同耳

于酒食于石于赤紱于葛藟皆祇就本位而言猶云困于某處也至初之于株木四之于金車則皆指九二言蓋惟初四有應而未交故由四視初則見其在株木之下而不動由初視四則見其在金車之上而

不來正以兩不相覿而各見中隔之二剛非謂九二之困之也卦旨專是柔揜剛安有二之剛中而上困四下困初者乎

不見其妻仍即三陰之自不可見非以三陰爲夫而別有妻象也蓋妻者齊也以順爲正乃爲嘉配而離中尤爲至順之陰今三陰雖在離中而不見其離順之德故宮雖入而妻不見此兩其字皆指三陰言與晉之稱其王母可以參觀

爻例據我適人雖下來亦當稱往九四獨仍謂之來者蓋速行則自我發之爲往徐徐則仍自下望之爲

來所以由初視四有困于金車之象

九五爲貞吉之大人而取象剛刖者蓋陰陽之遇果能志通道合自極雍容和順之休若遇小人阻塞志不獲伸不得不赫然振奮以刑威而去之然五之用刑威究由剛掩而出于不得已必有鬱塞憂危之意而後奮其乾斷而無所疑此剛刖所以卽爲困于赤紱也

九二困于下位尙無得行之具故就其未然者預期之曰朱紱方來九五德位並純已裕可行之用但必極于艱阻而後行故卽其已然者實指之直云困于

赤紱

剔刖鄭康成云當爲倪仉晁氏云卽巍巍之古文也荀王陸本作巍巍與上六字同京作剔創按九五剛健中正非若上六之處于高危不當有巍巍之象且京本在前不過創字小異而其義仍同荀鄭諸家殆由未得剔刖之解而疑其誤耳

王巍巍曰動悔六字曲摹其高危之狀而代擬其心口之辭于上陰兌口之象神態宛然因兌悅闇弱徒知湯伏畏禍而不知退避之爲安如人之非才而處高位寸步不敢展動而終不免于顛隮苟能達于去

就之義豈不恢恢自得哉

有悔征吉聖人指導柔迷之人最爲悽切如語云惡影而疾趨不如息陰而影滅同一神理

坎陰就下不能自出九二若與之征則愈陷而下矣

陽困于下故凶也兌陰至上更無可往若因陽之申行而征則必反乎下矣陰順于下故吉也

彖辭亨字原統全卦玩六爻初四有應而不揜故始困而終亨五剛上之揜而五不困剛三不揜而二不困是二五之剛皆亨也傳又申其義于二曰有慶五曰受福是陽亨即陰之所由亨惟視陰之順不順何

如耳其究則六爻俱可以亨所以爲困窮而通也

剝曰柔變剛者以剛之未嘗變柔也履曰柔履剛者以剛之未嘗履柔也至困不曰柔掩剛而萃曰剛揜者陽先陰後剛困而柔不能自行亦未有不困者故專曰剛揜則剛之爲柔揜自明而柔之適以自困亦見矣

震坎兌三卦皆柔畫在剛上然如屯解諸卦俱不曰剛揜者震陽奮動非陰所能揜惟兌澤卑暗陽息子下乃正秋斂退之氣故兌象爲毀敗爲不出門戶皆陽止不動之象又坎居上卦爲通居下卦爲塞故坎

在兌上則有所限制但爲節而不濫兌在坎上則極于壅蔽幷爲困而不通此名卦之本義也

所亨者謂所以亨之道也事物之亨全由陽德之正大困之時雖不亨而樂天循理其所亨者常存則終莫能困矣然又必能說而後能不失如常人以困爲苦必至于行險僥倖志氣消縮君子處之泰然無入而不自得故能窮不失義非說則安能不失乎

貞大人吉傳專以貞字連大人言以明惟九五足當之二位非貞卽不得稱大人也

凡人最易發者莫如言語聖人經書所訓獨于謹言

反覆垂戒蓋不但出好興戎惟言是係即人之進學成德外修于口即內肆其心不可一息疎于檢制也易卦惟困最窮即首揭有言不信之故可以識聖學之原矣

茆氏謂昌曰象文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玩卦辭无咎是總承亨貞而言傳既分釋亨與貞吉自不當專舉无咎于吉字之下而既釋亨貞則无咎意已包故省之正聖人之微旨也

郭京舉正曰不明上誤增幽字甚失傳意幽是言其自處之暗昧不明則不能通達于外正言其困也

傳言以中直與同人九五同蓋同人欲克三四爭陰之陽而象用師困欲去上三掩陽之陰而象用刑皆由阻遏而力求其通非乾動至健之德不能故皆以中直許之大凡事之本通而易行者不足以見其直惟力能達于艱塞之中而無所屈撓乃謂之直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義原于此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喪息浪反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井穴地取水也與困反覆巽坎因重撰本內乾外坤坤之中柔來于初乾之初剛往于五剛實象水柔虛象地初柔窟其下四柔壁其旁上柔開其口滙衆剛之水而出之故象爲井蓋困之柔揜剛者又反而爲柔之通剛故傳謂之通也坤土爲邑中陰下遷象改邑坤邑變成坎水象不改井初喪陽而水乃下聚象无喪五得陽而水即上出象无得陽往陰來上下皆水象井井汔幾也繘綆也羸毀也瓶汲器也三四在上下之交三剛既盈下而將上進象汔至巽繩爲繘四陰中斷繩不上引象未繘二三實腹而四虛口象

瓶兌爲毀折二三四成兌　象巽井之用爲生人利賴之資乾剛潤物之德無乎不在凡地皆有水則凡邑皆成井故改邑而不改井也陰道以輔陽而成功陰土之所處卽爲陽水之所實故陽喪于初而水貫其中則无所喪陽得于五而水卽出于外亦无所得陽往陰來皆所以爲井井也井道之善如此然因天之利尤必盡人之力以爲功陽水雖幾由三以至上而人亦未引其繘以上行且羸敗其汲水之瓶旣弛其勞復乏其器雖有自然之美利而仍歸無用則自暴自棄而凶矣蓋卦之六畫本爲已上水之井故其德全而

猶爲未出井之水故其功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陰本坤土初入地下象井泥陰卑汙濁象不食陽始爲舊巽陰虛下象舊井巽未成坎潛伏不行象无禽初在井底爲淤泥而不可食是爲廢舊之井雖穴深隱伏同于坎禽但坎惟爲行地之水故象走地之禽今巽泥壅滯不能如坎水之流通則猶之無禽之可得不能資其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巽陰深入虛下象谷二剛中直爲矢象射巽陰爲魚

象剛小魚也甕貯水器也兌體柔口剛腹象甕兌爲毀折象敝巽下底穿象漏九二本以剛實爲水乃上无應而下比初水不上行而反達下如井有旁出之谷其水注射于鮒魚仍無濟于人而徒棄于物以井之積泉猶甕之盛水井猶未治則如甕已敝而滲漏于下雖有水而莫之取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

渫去汚也井以陰爲土陽爲水故九三純剛無滓象渫三居下體象不食三陽稱我爲我者上六爲之應也坎爲心病爲加憂象心惻可用者三在上下之位

宜用而未用也五剛稱王離上象明陽爲富實象福因五得三象並受九三剛正在下井已潔治潔清而仍不見食斯時望澤之情在應上之陰衆而汲引之權則在居中之五尊故上陰之相應以待濟者皆爲我而心焉惻怛以爲是可以用汲矣若得王之明以舉之則三五一德衆庶蒙麻並受其養人之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甃側舊反

甃以磚壘井也四陰虛旁爲井壁離虛坤土爲陶瓦三四五成離象甃象統全體觀之四陰中斷使一三之水泉不行則爲羸瓶爻就本位言之四偶得正與初上

之底口相通又爲井甕能爲甕而不爲羸故无咎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清也九五純剛至清象洌五本乾德乾爲寒坎位正北象寒出中味甘象泉孚上能出象食源澄用溥井道備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水也幕蓋覆也坎爲輪應三巽繩爲轆轤之挈瓶象收陰偶口開象勿幕有孚謂九五剛中也上居井終收取在中之水而仍勿幕蔽以廣其惠則天利全而人功亦盡由九五有孚誠之德能施濟于無窮

故爲至善之吉也蓋井中統爲一水至此則在下之剛俱合于五而上以陰虛出之所謂求王明而受福者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入也巽在坎下象入象水坎在巽上象上其水穿井者入地下而引水以上卦所以爲井也坎爲潤物象養坎上爲通象不窮井之用源泉時出故能養人而不窮也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剛中專指九五剛中爲乾元生生之德潛于地中而

美利無窮隨邑里之所居掘地皆可得泉邑有異而井則同故改邑不改井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坎以上出爲功汔至而未繘雖得井而未有功也羸而致羸是誰之過人事不修是以凶也

水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力報反相時掌反

木上達而水下潤其性本殊逆而引之則水氣亦能附木而上升君子以此知天下人力之不可不盡也故勞來其民以裕其力勸使相助以通其情如田里樹畜之有經扶持守望之必同皆是也坎爲勞卦象

勞兌桑外說象民巽爲申命象勸離剛旁輔象相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而泉不清故爲泥時猶舍置而水不流故无禽

言人之荒其功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與應也水性陷下二剛无與既不見求于上則自然

注于下非二之咎也賢才在下不升于朝而淪于野

亦猶是矣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坎流達外象行上近從五象求井已渫而不食在三

之剛正自居非有所惻于已也乃陰之行于外者待
食維殷而惻之也三亦非自有所求于五也乃陰之
求于王明思有以受其福也從來賢才之用舍繫乎
蒼生之屬望故用賢爲得人心之本
井羸无咎脩井也
四惟取脩井之象故爲井羸而无咎若爲汲井之象
則不免羸瓶而凶矣故云无咎者本有咎而茲則無
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則德全而能養正則位顯而能行所以爲寒泉之

食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陽爲大上位成終象成元吉本爲五之有孚而必見于在上者陽用陰以代終如寒泉之必用收而上出所以爲大成也

（證）改邑不改井剛往五也无喪无得柔來初也故下以往來井井總承上二句此象辭舉乾坤二體往來成卦之例最明顯著

往來井井言往所以成井來亦所以成井合之仍即一井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其有條理又爲經畫端

整之意義各有取而實相通

汔至攷詩汔可小康傳危也幾也爾雅近也左傳杜氏註期也要之皆是幾字之義未濟小狐汔濟並同亦未繘井亦字承汔字來言雖幾至而人亦未繘則有坐廢成功之患揚子方言關東謂之綆關西謂之繘

巽陰之爲魚象凡屢見姤之爻曰包有魚中孚之象曰豚魚剝積姤陰至五曰貫魚以魚在水屬陰首腹大而尾小歧分性潛深入如巽一陰下入之象井二言鮒則又言魚之小者以井泉溢出甚微僅足活鮒

而已觀莊子云涸轍鮒魚得升斗之水可活則其小可知也攷博雅鮒鰿也爾雅翼今作鯽陸佃云小魚相即而行名鯽相附而行名鮒但說文鯽訓鳥鯽蘇氏魚說亦云惟鰿鮒爲一物字書並同儀禮士昏禮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疏謂取夫婦相依附之義楚詞大招煎鰿臛雀註亦作鮒蓋皆以鮒爲小魚之名也僞子夏傳作蝦蟇徐氏謂蛙屬程子則道以爲蝸牛周氏密又謂有魚如鱔善食水蟲故井內多畜之俗呼作鱓不知射鮒非眞謂井中有魚均非井水非眞以供禽其曰无禽者猶言元坎水耳井底

非眞有鮒魚其曰射鮒者第云下漏巽陰耳易所以不可泥象而必不可忘象也若不知禽鮒祇取坎巽之象必求窺井之鳥焉井之蛙以實之則反泥矣

井用以水鼎用以火乃生民日用之本而其利賴之盆皆在三爻以其位剛正充盈而猶在下卦如賢才蘊蓄澤民之道而未見施用者爲政必養賢以及萬民國之需賢猶民之有水火也故井渫之不食則人盡傷之雉膏之不食則君亦悔之爻象于此二位往復其辭而深致意焉聖人之治天下惟惓惓以求賢爲急斯可見矣

井水夏寒冬温而九五專曰寒泉者乾西北坎正北
九五以乾成坎乃井之本性無論冬夏皆寒若冬温
夏寒則以陽氣之出入于地而有異要之冬之微温
亦猶之乎寒也揚氏太元準之于法于卦氣爲芒種
朱氏漢上因謂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故寒審是
則餘月之水皆不可食矣京學之害于經如此
荀李本沱至上有無喪無得二句朱氏漢上謂彖文
脫錯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于義例均未
見至當若郭氏舉正謂乃以剛中也上當有无喪二

句尤屬臆斷此象傳獨不及无喪二句其故未敢輕測謹闕疑焉可也

張氏元岵曰巽乎上而上水巽取其德之入非取象于木也其說最合卦義鼎象曰以木巽火明言木象井彖統言巽乎水而不言以木入水自爲專取巽入上進之德斯于掘井汲井之意無所不包而巽木通達之理自在其中鄭氏康成謂以桔槔引瓶汲水而出則是木在水上不可云入乎水矣或以汲瓶爲入水之具然瓶甕字皆從缶乃是瓦器以木器汲水相傳始自丁寬古未有井桶之制也春秋傳宋災具綆

缶備水器衛孫臏飲馬于重邱毀其瓶殆皆用瓦若韓信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謂以木柙縛罌缶以度則亦非眞木器矣

羸其瓶凶傳第曰是以凶也並不釋所以凶之義蓋羸瓶卽是致凶之由其于責備人事不脩之意乃更深切又四爻井甃无咎脩井也驟讀之井甃自然是脩井似覺無甚深義不知正對羸瓶而言以明象爻取象不同之故聖言之顯而微如此眞有觀海之歎故觀象爻難而觀傳爲尤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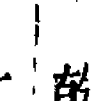
木上有水惟木性疎達故能上水如草木之根著地

下而地中之水氣直貫于木杪故能發榮滋長又養盆花者以紙漬水護根則津液上行皆以木性之通故也朱子云石菖蒲藏之密室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其說正合傳意如蘭蒂有露謂之蘭膏亦然大象傳本別自取用不專繫乎井而井能上水之義亦不外是也

離以兩剛夾輔中柔麗以上騰有相助之義故井曰勸相大有之上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皆取離象也

姜承霈 校字

下經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已音以

革更變也離兌因重卦本內外純乾而坤柔交于二上乾爲始陽居先象舊本體充實于內而柔又虛中發外以變其舊故名革傳所謂去故也已猶言旣也乾成離明爲日日象必升于天中而光輝乃著卦以二柔變乾之實德卽以五剛顯離之文明二與五應爲已成九五天中之日象已日五剛中實象乃孚變

革之事至大非其時不可以妄動惟六二之上應于五剛德已顯乎天位爲日之昭融丕變而萬象更新有以信其所革而無不孚蓋審其時所以度其德革之道必所行大通而得正全乎元亨利貞之乾德而後輕舉之悔可亡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以韋束物也離爲乾卦剛堅包內象鞏二體坤中象黃柔順象牛革皮去毛也獸毛隨時變換故以革名皮黃牛之革猶云六二之變也初剛居下未至已日乃孚之時宜鎮靜而不可躁動故當堅固自持用

六二中順之德以革而不輕自用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文明中正卽卦之所謂巳日乃孚者也征陰從五陽也二當離日之中內美極充而光華欲發爲巳及天中之日乃虛出以去所固有而革之由是上征而爲五之孚實則由中炳外得亨貞之吉而无不信之咎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征行從上六也三進至五皆得正位爲貞過五應上兌陰易說爲厲革言謂六二離火有聲兌口上開象

言方革之始先謀議而後行事也就匝也卽成也乾爲圓三四五成乾二方始革自三至五歷三位而乾體周匝象三就五剛中實爲有孚九三與上陰相應若征而從上則過中失剛而凶惟當勉于貞正而時厲惕厲庶不爲上陰所賙蓋六二議革之言由三而四而五則乾德全成而革道已就有以得剛中之孚信若復行而應上則乾旣就而反爲兌之缺折剛雖孚而又爲兌之不信兌象有言不信是爲盈滿極而驕汰隨之能無凶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在九三方革之後九五未變之前將進于五而以剛處柔欲上仍下能審愼以自試而不輕躁進則革之必極其當而悔可亡有孚謂九五巽爲命由四進五去巽成乾象改命蓋四之進退无恒必度其至五而實能有孚然後進天位以洽人心改舊命而爲新命故吉也卦以革取象四五皆不言革而曰改曰變者惟二方去其故爲革五已更其新爲變四則在新故之交正當遷移之候爲改由革而改爲變先用力而後功成也上六君子文章已著曰豹變小人舊迹方除曰革面其義皆同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乾居五位稱大人乾剛象虎占驗也巽志疑爲卜史巽卦初二爻義離二成巽進乾象占九五爲乾德之大人下應六二之革而文明外著顯庸創制煥然一新如虎之毛色更變極聖作物覩之隆至此則革既就而實能孚矣然五之有孚固不待于虎變之時卜之也離本乾體原由充實之至虛中爲陰以易故生新故六二巳日之革雖由巽進至乾以占驗于有孚之後而九五虎變之孚則當其乾虛爲離早孚信于未占之先惟其未占而有孚乃能有孚于既占象之所謂巳

日乃孚者此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陰本乾以發象君子陰據陽上又象小人陰小兌澤象豹形小于虎而理更密也陰在乾首之上象面兌爲毀折上窮反下象革面五逐上行爲征乾處中正爲貞居猶守也九五虎變之後革道已就上六一陰發外而極于說潤是文章華茂民俗丕變之時故君子光華燦著若豹皮之變而盛美小人改行順承如革去其面之亢悖皆五剛有孚之德洋溢于外者也然五之于上但宜本剛以化成乎外不可溺乘而

蕩失其中若逐陰以偕征則成功之後反流于侈肆而凶惟常居守其五位之貞道在已既極休光之著而天下自成文治之隆乃爲吉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兌爲澤而曰水者兌以陰上虛陽而陷爲川澤卽水之所歸也息止也又爲生息止而復生則非故也水火之性各殊兌在離上水決下而火滅火炎上而水涸互相息則反以相從而寒熱燥濕之用變焉離爲中女兌爲少女陰性私而多忌二女同居于一處離欲上行而兌揜之不得升兌欲下行而離迫之不能

降其志不相得則兩相制而騰潛烈緩之性變焉蓋萬物惟和則安安乃久而不變卦之氣化人事皆以交爭而改變其本然故曰革也此兩以卦象釋卦名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之道苟非德與時俱雖輕言改作而虛于內者不復能實于外何以能孚惟革于六二其應爲九五之剛明中正實有其美備之徵而能信之故必巳日乃孚也離以文明極更新之盛而兌以和說無乖擾之

虞其行之大通而無阻悉本於義之至正而無私如此革之而極于當其悔乃可亡也以卦德釋卦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後坤役兌後乾戰正值乾坤九六之變象天地革離南夏兌西秋巽東南春（二三四成巽）乾西北冬象四時成乾居正位象湯武巽爲命自二應五由巽進乾象革命五乾天位二衆下承象順天離中人位五剛上應象應人天地之由寒變暑由暑變寒惟有革而四時以成湯革夏命武革商命值舊德昏穢之日革之

以上順天道而下應人心則革雖非常之事而時有不可不革者其時豈不大矣哉天地之革終歲而數見湯武之革數百年而一見者天道默運于有常人事必乘其極做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爲陰濕所滙火本陽明而發今澤中而有火乃陰極陽升氣化推遷之候爲革之象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乾爲治離爲日兌西日入巽出東南爲月離火巽木乾金兌水（水火相息）坤土（二上本坤）七政皆備象治歷離爲明卦具四時（詳象傳）象明時君子推澤火之蒸動

而修治歷法以著明時令立官制器考其度數之盈虛以定節序之遲早使寒暑晝夜作訛成易不忒不愆乃布政道民之首務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成大事者守之愈定則行之愈通初不可以有爲審時而處正以成六二之有爲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巽進象行卽征也剛柔得配象嘉猶嘉耦也二革五孚剛柔相濟行而有嘉配之合所以征吉无咎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之適也凡革之道期于就而成之數極于三故革言三至五而已爲三就又將何之決言其不可復征于上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剛實象信四居心腹象志命受于天志立于已九四改命之吉不待徵于五之文而先信于四之志德既盛則命自新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離爲文五上兩言其文皆本二陰推之也明赫于中象炳大人虎變之象乃二革之文炳著于五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深茂貌澤潤于外象蔚坤陰爲順五陽稱君陰居五前爲不順而曰順從者革則反而下順以從陽故如去其在上之面卽陰不爲首之義也上爻更化之盛皆由五之有孚而致則五之當居貞而不可征明矣

〔證〕革字正解惟傳中去故二字精到無遺而象其物宜則卽取皮革之用書鳥獸希革謂其毛稀落而變換周禮天官秋斂皮冬斂革注有毛爲皮去毛爲革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徐氏云生曰皮理之

革柔之曰韋是皮之名革本取更換其毛之義以虛字作實字用故革卦象變則爻辭牛虎豹亦即取象獸皮以去故生新之道惟皮毛之脫換恰相似也此象之當以義取而不以形求者鄭氏東卿從鼎類推而以革象風爐初爲爐底二爲爐眼三四五爲爐腰上爲爐口其說于二虛乾實五信離文之精義全失其旨且所謂風爐之制未知果合于古初否也

內卦爲始革外卦爲革成二體總爲變革之事並非謂以離革兌乃解者每襲京房兌金之說謂離革兌爲火克金玩傳止言水火相息而不言火金何可與

聖言顯悖且克金亦不合變革之義書言金曰從革乃謂金主斷割能變更萬物卽先庚後庚爲更革之義若謂金受火制爲革反失五行之本義矣

巳日荀氏爽曰日以喻君也五巳居位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巳日此解巳字不甚明了其謂去三應五更失爻義六二之革乃是歷三四而至五未嘗有去三意也干氏寶謂天命巳至之日專舉武王伐紂言之此干氏附會時事之痼疾尤無足言傳義本于註疏謂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後人心信從然所謂革而信之者乃以九五之中實爲孚並

非泛指人心信從且謂革已而信則仍是未信而革與六二已日乃革之意又相戾至朱氏漢上吳氏草廬云已當作戊已之已十日庚更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浹矣已者浹日也離納已故有此象又皆襲京房納甲之謬說尤不可信者也今按已日二字祇是六二正應九五之象二革而五變卽是體內虛而文外發謂其已成天中日象故曰已日以明革道不可輕遽戒其當待時而動也至洪氏隨筆引倦壘瑩之言謂已作已亦可十二辰自子至已六陽極變午已日乃孚也此尤爲臆決無忌憚言旣絕使黃冠緇服皆

敢附談經儒者復從而摭拾之可慨也已

遯六二革初九同言黃牛之革皆實象獸皮而取義則異遯之言革取其堅革之言革取其變

由六二而順推諸九五之後乾文發外始信二革之有徵也故曰巳日乃革由九五而逆溯諸九二之先乾體積中預知五孚之有本也故曰未占有孚巳字未字互相對勘而精蘊乃著易于探賾索隱之道微矣

二曰巳日乾道大顯于五也五曰未占乾道先原于二也革之由內達外無非以純乾爲主故元亨利貞

悔亡全乎乾象之德也

革言三就大戴記夫子之門蓋三就焉註謂大成次成小成也禮器繁縟一就計五采一匝爲就書五宅三就又爲即就之義謂到也此數字實由一意轉注用之蓋物既周匝則成就又周則相合比爲到也爻言三就本專作成字解而匝義亦可思而得之

三四五所言有孚即象之巳日乃孚皆指九五也與益三四五爻言有孚中行皆爲九五例同

九三言有孚于三就之下謂三就而巳能有孚也四言有孚于改命之上謂有孚而後可改命也至九五

正是有孚之主卦言未占有孚則又在六二方革之先不可專就五爻求之矣聖言之鼓舞盡神如此

革之事至大而卦以六二陰爻爲主者蓋離雖陰卦而實爲乾德之至盛二陰由乾之中陽以發乾體充實而虛二以散去其故質謂之革卽以內剛變爲外剛而實五以發越其新革謂之孚所以他陰不足言革惟離陰能革者雖陰爻而實陽爲之本與大有六五之仍爲乾德同也爻辭以未占有孚一語推極本原始知王道基于天德文章本于性功有孚二字爲徹內徹外之事然又必以未占取巽象者象之言孚

本取徵信之意革故固由離二而自二歷三四至五以徵驗其有孚則爲巽進之象故取義于占乃愈盡信字神理也

大傳以離象日而離之方位在正南卽爲乾君出治之位是日象全由上升五位而取所以革象以六二應九五爲巳日其旨卽原于此當與豐之宜日中參看革與豐皆離在內卦豐由六二動出爲九四剛未至五故日宜日中革由六二變出爲九五則剛巳至中故日巳日乃孚此兩日字皆指九五尊位不可泥內外卦象而正卽內離所以象日之本原也

已日乃孚傳釋以革而信之蓋二之革猶如制禮作樂之事而徵信于五則爲禮明樂備之休謂能實有其美故曰乃孚也凡大而創業垂統克致王化之成小而損益張弛悉協中和之極孚義所該至廣只是由中達外之象不可看作兩人之事強以君臣位次分配也

聖人制歷必紀日之永短中星之鳥火虛昴者所謂歷象日月星辰也而其末又並舉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氄毛蓋自日月星辰之外凡百穀草木之榮瘁華落物各異候如麥夏熟而禾秋登桃李春榮而松

朴冬秀可以分紀月候而不足以總定四時惟鳥獸之毛四時變易不爽其序故可考之以紀歷也革以獸皮取象而傳卽推及天地革而四時成治歷明時之義正可見古人制作之原雲峯胡氏曰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生而鮮澤離夏變爲兌秋故有此象其援据精當與强相附會者異矣

奉天道而承之曰順天下從上之義也因人心而慰之曰應人上荅下之義也此二字不可移易朱子云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胡致堂曾見中辨得好

澤中有火楊氏升菴引素問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

而起于水面文選海賦陰火潛然蘇眉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爲証按水中有火原屬陰中陽氣因夜黑而生光者然與治歷義無涉傳言澤中有火乃是陽氣下升而驗于深澤者如水釋冰川出雲凡溫煖上蒸之氣卽火也故可觀之以治歷

朱氏漢上曰考之天文尾爲虎火也箕爲豹水也而同位于寅五自離來火也上六兌體之陰水也按星宿禽名皆術家俚說文王演易時豈合有之不可援以釋經也

鼎元吉亨

鼎熟食器也與革反覆異離因重卦本內外純乾而坤柔交于初五其六畫之象初陰隔似鼎足二三四陽實似腹五隅似耳上奇似鉉宛然鼎象故名鼎而傳以爲取新者凡三陰卦皆本于乾實之體革之離文自內虛而兌始悅澤于上爲方去其故鼎之離光已外耀而巽致潔新于內爲已取其新如物之經鼎烹者無不以得火而易新也鼎惟用于賓祭必爲祥慶之事故元吉而其制由五柔上行以成剛實之用得陰陽嘉會之道故爲亨之最也○卦辭曰元吉亨

古本無異惟程傳及本義以象傳專言元亨而不言吉故以吉字爲衍文今以卦義推之凡象傳皆先釋體德而後推及于天地聖人鼎獨先舉聖人享上帝二語卽是釋所以元吉之義蓋古之制鼎必用以供祭宴賓以至列鼎而食凡所用無非吉事而享帝以受命養賢以及民尤爲吉之至者所謂元吉也傳不明言元吉正以享帝二語吉義已盡不待另舉以明之其例與萃之故聚豐之故豐兌之悅以利貞不必明釋亨字義同至其元吉之故則卽由于元亨卦本有元亨之道而象辭第謂之亨乃蒙元吉之元字相

承而下故省一元字傳乃體其義而特明其亨之當爲元亨且以元貫亨而吉由于亨之義次第亦明左傳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云元者善之長也當時訓元字皆分開另解則元字本可貫下吉亨二字無疑聖人之不兩言元吉元亨者猶春秋嫌不成文之例也程子謂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按卦之專言元亨而無他辭者惟大有以其剛健文明應天時行卽乾道南面出治之時故直以乾象之元亨二字加之以見非諸卦所得並若鼎義雖善較之大有則有閒故先言其用之吉而總明其義之亨卦之所以

異乎大有者即在于此蓋兼言元吉則美有專用渾言元亨則善無弗該其義爲更大也且六十四卦象辭隨時變通各具一象即各主一義以盡開物成務之道所以全經象辭無一相複者鼎與大有卦義既別其辭必不相同未可輕議刪改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顛翻上也初偶居下象趾應四上進象顛否閉塞也乾始爲舊二三四成乾四當否下之位象否異潔更新初顛虛四象出否禮先一夕溉鼎滌濯鼎初尚未有實而翻趾向上瀉去陳積以致潔新故利于出其否也

兌爲妾初顚至四則異反爲兌象得妾初旣至四而四剛反生于初位震長男象其子妾本不當居上以其生子而得進配于主猶初乘進四得正而能生新實于下故雖顚上而无咎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剛在鼎腹象有實九二陽稱我九四稱仇以同功相惡也初陰象疾卽近就也二剛居中鼎已有實進與五應本可舉用于五而九四尤近五而居前忌我之得應而阻抑于上是與我爲仇者也然四又應于初陰而有疾將必致折足之累幸二四隔位不能近卽

于我則四雖覆餗而二無虧實之虞正以相遠而得
吉二惟守中道以待正應可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謂六五離中虛出象革三爲行位剛處兌下四
奇上隔象行塞膏潤也離爲雉兌爲澤三四五成兌象雉
膏三未上行象不食兌水下決象雨兌爲毀折象虧
九三剛實得正不淺不盈宜見用于六五者也然三
之行必待舉于五而五之鼎耳爲四所壅滿盈欲溢
而將變革使三上行之途窒塞不通故有美雉之膏
而不見食迨四已覆餗而波及于三其傾潰方如雨

澤之濡三之隔塞可通而其實亦因以虧損未免有
卽近于四之悔然剛正足以自保而實終于上行
故吉也大抵匪人用事而地位與之相近後必共受
其敗不若二之居下而能愼所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兌爲毀折下應初趾象折足初折四傾象覆五柔稱
公離爲君庖象公餗卽鼎實也言公餗者以見其誤
國也兌澤潰決象形渥九四失中不正仇二塞三偪
五應初盈滿于上而下陰弱不能載乃鼎折其足而
傾覆公之珍餗其形狀至于膏滓流渥而不可收拾

此爲大臣蔽賢固寵不自量而據高位以至敗壞淋漓而禍害及于國家凶之至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坤中象黃虛偶象耳上九體乾爲金剛奇象鉉所以貫耳以扛鼎者也五位不正而承剛下爲貞鼎非耳不行而耳非鉉不舉五爲中黃之耳必合上九剛金之鉉以成其用故利于順貞以從上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剛奇橫上正當鉉位乾象玉自五言之以柔而須上之剛故爲金自上言之以剛而合五之柔又爲玉金

取其堅玉取其粹而其爲鉉則一也鉉以貫耳而二三之實得行則五雖柔爻而能極其吉之大无以柔處尊爲不利矣

鼎象也

象者六畫之象也獨于鼎言之者鼎爲器以制器者尚其象也虞氏仲翔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普庚反
飪食任反

巽入也飪熟也巽木入離火則焚而反資以爲用者所以烹熟物也周禮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鑊煮

牲體魚腊之器既熟乃升于鼎烹調之內則鉶鑊湯以小鼎鄉脯于其中故鼎之所烹皆餚食也兌陰爲巫象享又爲口象養五以柔承上剛象享上帝又象養聖賢義詳大有大畜頤之五上爻享上帝以質爲貴煮牲既熟而胥于鼎故但曰烹養聖賢以豐爲敬饗飧牢醴品物備具故曰大烹聖人之事天以受福得人以致治莫不用鼎所以爲吉之首也以卦象釋卦名元吉之義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卑順也五爲鼎耳離爲目虛中達外象聰明柔進

六五剛謂九二以謙卑巽順之德而極明目達聰之用五爻柔自下進而上行得中以應剛實其虛已以升剛如鼎耳之虛五以出實是以爲元亨也以卦德卦體卦象主爻釋元亨之義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之生由于木木上有火則外得爻上之位而不變內聚木之基本而不熄故君子以鼎之象正乎天位而凝聚大命也離南尊位巽上進以向明象正位巽爲申命離下臨以固本象凝命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顚向上而未爲悖者以陽貴陰賤鼎欲取剛之新實利先傾出其舊之否塞猶主欲得子而妾乃進而從之正合以賤從貴之道也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之適也巽順志疑象愼二既有實之三則得正之四則過盈故當愼其所之則我仇雖有疾患而于我終無悔尤也愼者在下位而不援上之意若因四之得君而猥相攀附則傾覆之禍必及之君子所以貴自守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者宜也鼎實至三義所當舉反因四之滿溢而隨之變革則大失裁制之宜蓋任四之咎在五而不在三故其失由于鼎耳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剛實爲信四位高而任重本自信其剛之足以勝任而居之不疑卒之力小德薄而覆公之餗則四之所自信者果如何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鼎而有取于黃耳之柔象者五惟以虛中之德乃能受上剛以舉下剛則其柔處在中正所以爲剛實之

地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亘柔中象節如竹節之彌于斷處也玉鉉之在上九乃上以剛實合五之柔虛橫其上正所以節其中其用相濟而不可分也

(證)頤趾出否爻義已備復言得妾以其子者以趾既頤則初四兩爻有上下易位之象與他處僅相遘應者不同故復取是象初柔進承五旁爲兌妾四剛反生于下爲震男象莫顯于此也

頤趾直是倒轉故能出否折足則是橫翻故至覆餗

鼎初尙無實四則實已滿先後之位異也

沈存中筆談云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下初六顚趾出否謂濁惡在下瀉而虛之今京師大屠善熟魚者鈎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此說可證出否之意而九三離雉象在上卦于三爻言雉膏或亦清下體上之制然也

二遠四而無尤三近四而有悔禍福倚伏之機可以爲慕勢者鑒矣

其形渥九家京荀虞鄭作刑劓晁氏從之邵氏伯溫引唐書元載贊刑屋爲証攷周禮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詠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屋讀如劓京房又以刑在頰爲劓今按爻言形渥是取兌澤之象言其狠藉難堪寓意深至不言罪而罪自明若作刑劓則下凶字反爲贅詞矣

鼎鉉儀禮陳鼎設扃鼏鼎蓋扃鼎扛卽鉉也鄭注牛鼎扃三尺脚鼎扃二尺公食大夫禮右人抽扃七虞禮左人抽扃注扃卽鉉字徐邈曰鉉讀扃按鼎鉉不是定以金玉爲之只就爻位取象如此耳

鼎象足腹耳鉉全具其義甚大太元準之以竈豈復
成耳目聰明之用耶擬經之陋如此
正位凝命傳就水火二體另取象意與烹飪之鼎全
不相涉木上有火亦與以木巽火各爲一義蓋火由
木生亦緣木熾木上有火則火氣上達而舒暢爲正
位木本盛而火不息爲凝命皆于鼎象外別自推言
也若仍以鼎象言義涉牽强或以定鼎受命解之亦
後世僭竊者所爲三代傳國未嘗必以鼎爲受命之
符也
平菴項氏曰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必藏于木木

盡則火亡矣此解觀理獨精

郭京舉正謂而大烹三字爲誤增者非是當從朱子本義解爲合